

昆山
三贤
丛书

张兵 选注评析

顾亭林诗文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昆山
三贤
丛书



张兵
选注
评析

顾亭林诗文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亭林诗文选 / (清) 顾亭林著; 张兵选注评析.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10

(昆山三贤丛书)

ISBN 7-80643-752-5

I. 顾... II. ①顾...②张... III.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1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4705 号

顾亭林诗文选(昆山三贤丛书)

著 作 者 顾亭林 著 张 兵 选注评析
责任编辑 姜小青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8
印 张 24
印 数 1-3500 册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752-5/I·180
定 价 70.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顾亭林先生像

顾亭林手迹《致次耕书》

次耕贤弟

蜀事殊難置喙遂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
庶幾大過不敷以草野之人追悔朝廷之政往
日對孝懷之書都人士所共聞也然亦有一得
之愚欲告諸君在者自庚申至戊辰郵報常
年皆曾寓目而後未刻本紀載書殊不切同
今之修史者大畧當以郵報為主而遺異同之編一
切存之參雜刪擇而擬其編斷之辭以待後人
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尚在吾
家近看完仍付束之不過郵報一二之也此札
可與楊學公肅觀之復孫君一札附往

炎武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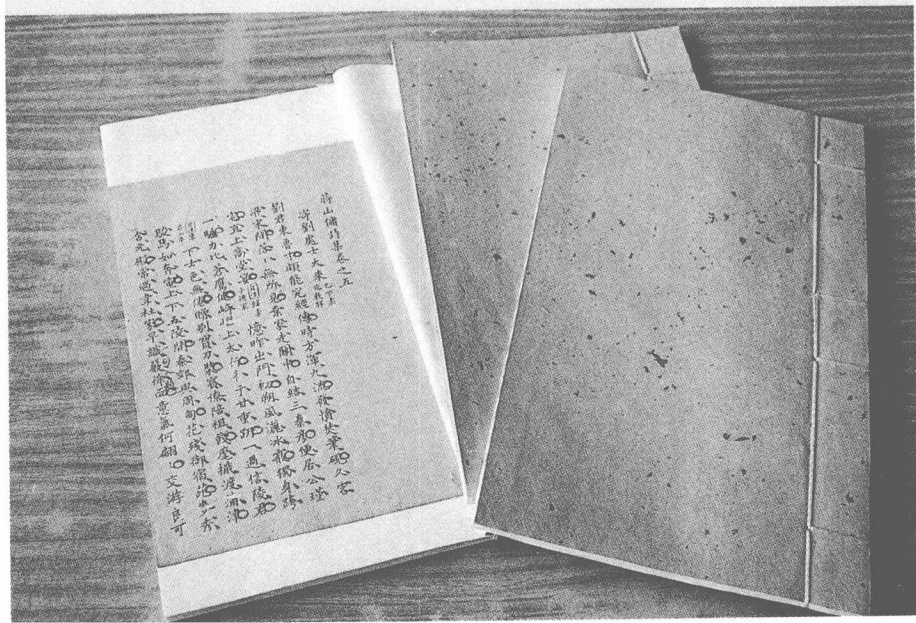
皇清蒙士顧公炎武

一代大儒
學貫天人
隱居求志
比跡河汾



顾亭林像
顾沅辑、孔继范绘图《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像赞》，道光石刻，民国三十五年重拓本。

顾亭林《蒋山佣诗集》书影



《亭林全集》书影



《亭林余集》书影



《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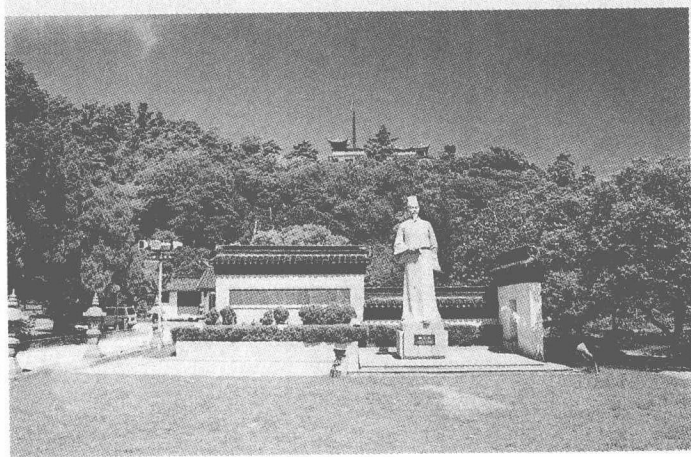




顾亭林后裔第十二、十三、十四代合影。



顾亭林故乡
—— 昆山千灯镇



昆山亭林公园

《昆山三贤丛书》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王竹鸣

副主任 钱解德 王文元

委 员 陈 益 姜小青 金晓春 倪培翔

张惠英 郭宝林 王金春 王明儿

《昆山三贤丛书》总序

张雷

昆山是一座古老而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早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在这片膏腴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春秋时期,吴王寿梦曾在城西卜山下豢鹿狩猎,使昆山有了“鹿城”的美称。玉出昆冈,钟灵毓秀,我们只要想一想“昆山”地名的来历,就可以明白,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物华天宝之地、人杰地灵之乡。仅明清时代,昆山就诞生了归有光(1507~1571)、梁辰鱼(1519~1591)、顾炎武(1613~1682)、龚贤(1618~1689)、朱柏庐(1627~1698)等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学家、戏曲家、思想家、书画家、教育家。作为“百戏之祖”——昆曲艺术的发源地,昆山对于中国的戏曲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中国昆曲艺术被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先辈们创造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让我们引以为荣。

昆山三贤顾炎武、归有光、朱柏庐是光耀中华史册的杰出人物。顾炎武一生漂泊南北,终生未仕,毕其精力深究政事,关心民疾,埋头治经,重于考证,开启清代朴学新风,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术大师和爱国学者,而且还是文坛卓有成就的诗人和散文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激发起华夏民众强烈的爱国情感。归有光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其文被黄宗羲誉为明文第一,尤其是那篇情真意切的《项脊轩志》,更是成为传世名篇佳作。“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这一脍炙人口的名句,出自朱柏庐的《治家格言》。这位一生潜心于传统教育的平民教育家,怀着振兴心智的满腔热情,居乡教学,知行并进,躬行实践。而他的那些劝人勤俭治家、修身养性、读书明理的格言,也正一代代相传下去。

文化,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与经济、政治乃至科学技术紧密相连的。今天,在经济上开放度很高,吸引了上百亿外资的昆山,正以更实的措施、更大的干劲、更快的步伐,确立新标杆,增创新优势,实现新跨越,向着富民强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当昆山的经济国际化不断加速推进之际,文化的开放与交融已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昆山建设文化特色市的时机已经到来。

如今在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化融合的进程中,顾炎武、归有光、朱柏庐三位先贤的遗迹深深地印记在鹿城腹地,从传统意义上的纪念馆到开放式街心花园那一座座意境深远的场景雕塑,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三贤精神,已深深融入昆山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不仅如此,文化界的同志们还组织力量,策划编选了这套《昆山三贤丛书》,精选了顾炎武、归有光、朱柏庐的诗文作品,加以校点注释评析,供大家欣赏阅读和研究。应该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能使我们每个生活在昆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三位先贤的代表作,并从他们的精神遗产中汲取营养。尽管他们生活的环境与今天差异很大,然而这些作品中所散发的思想和艺术魅力,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建议我们的教育部门把“三贤精神”纳入学校的素质教育中,同时也建议我们的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读一读这套书,更希望作为三贤后人的昆山人民要对昆山深厚的历史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原有的积累,还要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充实自己,壮大自身。千万不要因为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遗产而沾沾自喜,即使有很多老本也总是会吃完的。只有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八面来风,我们这个富有改革精神的城市才能变得更加蓬勃壮大、气势恢宏。也只有这样,昆山才有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出现更多的新“贤”,出现更多更优秀的文化成果。

《昆山三贤丛书》的编者让我为之作序。写下这段文字,与诸位共勉。

2002年8月

前 言

一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署蒋山佣,学者称亭林先生。昆山(今属江苏)人。顾炎武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的嗣祖顾绍芾是一名隐士,擅长诗文创作,但同时又关心政治,关注经世之学,对顾炎武日后的治学曾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嗣母王氏,“未婚守节”,“断指疗姑”,清兵下江南时又绝食身亡,且遗命炎武“无为异国臣子”(《先妣王硕人行状》,见《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引亭林诗文,除注出者外,均出自此本),对顾炎武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也产生过很大影响。顾炎武一生,可明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出生至明亡(1613—1644),为读书仕进期。这一时期,顾炎武除接受家庭教育外,还在昆山县学读书,热衷于科举考试。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广泛地进行交游,同时参与复社和惊隐诗社的活动。这是为他终身治学奠定基础的时期。第二阶段自清顺治二年至十三年(1645—1656),为抗清流亡期。这一阶段,顾炎武除了因参加一些抗清斗争而奔走外,家族内部的矛盾以及田产之争也逼得他四处流亡,最后又不得不弃家北上。第三阶段自清顺治十四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57—1682),为弃家北游期。这一时期,他除在顺治十六年(1659)和十八年(1661)曾两次到江南以外,就一直生活在北方,足迹遍及齐、鲁、燕、赵和秦、晋地区,考察古迹,体察民风,并从事过许多带有政治性的学术活动和人际交往,写出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诗文作品。

二

顾炎武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学者,而且是卓有成就的

诗人和散文家,在清初文坛上享有盛誉。顾炎武的诗歌,当时人和后人均有极高的评价,如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云:“其诗可为前明诗家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射鹰楼诗话》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他的散文,虽然评论者较少,但看法也是肯定的,如归庄在《与顾宁人书》中写道:“读来札及诸咏,喜慰叹羨!诗文之工不必言,乃其游历登览,一何壮哉!”(《归庄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其《与叶楣初》亦云:“宁人腹笥之富,文笔之妙,非弟子一人之私言,即灌老诸公,皆击节称赏,四方之士见其诗、古文者,往往咨嗟爱慕。”(《归庄集》卷五)可见,在清初文坛上顾炎武尽管没有建坛树帜、开宗立派,但他的诗文创作同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顾炎武从事诗文创作的时间很早,但今存亭林诗文均为甲申(1644)以后所作。据顾炎武《〈三朝纪事阙文〉序》载:“臣少年好游,往往从诸文士赋诗饮酒,不知古人爱日之义。”《答原一、公肃两甥书》亦云:“老年多暇,追忆曩游。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随厨俊之后尘,步扬、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龙,此一时也。”而其《与黄太冲书》又言:“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可见,顾炎武在甲申以前不仅进行了诗文创作,而且创作数量肯定不少。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这部分创作的面貌了。但就今存顾炎武诗文而言,其题材之多样、内容之丰富,以及写作艺术之高超,均足以引起我们探讨的兴趣。

三

亭林诗歌所反映生活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既有对明末清初动荡局面和抗清战争的描写,也有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对故国的思念;既有对民族英雄和遗民节士的赞颂,也有对变节者的批判,还有咏史咏物抒发怀抱之作。这些诗歌及时而深广地反映了那个剧烈动荡的时代,被誉为“风骚诗史之遗”(顾云臣《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序》),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亭林的不少诗作,特别是他“抗清流亡”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以一个积极参与者的亲身经历和敏锐眼光观察并反映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局面,突出地描写了清兵下江南之后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揭露了清军的残暴,赞扬了抗清斗争的参加者,表现了诗人恢复故国的信心、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淳挚的爱国主义思想。当抗清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他就创作了许多从各方面反映战争的作品。著名的《感事》七首就写出了当时的战斗形势,其二云:“缟素称先帝,春秋大复仇。告天传玉策,哭庙见诸侯。诏令屯雷动,恩波解泽流。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诗中描绘出一种如火如荼的战斗气氛,表现了诗人昂扬的战斗激情和对胜利的信心,对恢复故国的殷切期望。另外,《京口即事》二首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南京沦陷以后,诗人亲自参加了抗清斗争,参战之余,他用诗歌描写了当时战争的紧张气氛和抗清将士同仇敌忾、奋力恢复的英勇精神,《千里》《闻诏》《浯溪碑歌》《剪发》《传闻》《监纪示游粤图》《真州》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战事。当然,在描写战争时,诗人并不回避战争的失败,他写出了战争的残酷、清军的残暴,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蒿葬》云:“娄县百里内,胡兵过如织。士人每夜行,冬深月初黑。……悲风下高原,父老为哀恻。”《海上》其一云:“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深。”《上吴侍郎旸》云:“杀戮神人哭,腥汗郡邑愁。”当然,记叙江南军民抗清斗争失败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秋山》二首,其中“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可怜壮哉县,一旦生荆杞”等句,便是清军暴行的真实写照。

亭林诗中的一些作品揭露了明末清初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诗人对现状的不满、对故国的思念,以及图谋恢复的壮志。明朝的灭亡曾给诗人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创伤,在探求明朝灭亡原因的同时,诗人如实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揭露了那个穷途末路王朝的种种弊端。《登岱》《路舍人家见东武四先历》《灵石县东北三十五里神林晋介之推祠》《过矩亭拜李先生墓下》《赠潘节士桎章》《夏日》其一等,均对末世的颓败风气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述。其中《大行皇帝

哀诗》更为我们留下了一幅明末社会的世风图：“世值颓风运，人多比德朋。求官逢硕鼠，驭将失饥鹰。细柳年年急，萑苻岁岁增。关门亡铁牡，路寝泄金滕。雾起昭阳镜，风摇甲观灯。早占伊水竭，真构杞天崩。”世风颓败，小人狼狈为奸，边疆烽火不息，人民聚众起事，在重重困境之中，明代统治只能是天崩地塌，一蹶不可收拾。明朝灭亡以后建立的南明诸政权，本来更应当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完成恢复大业。可是，这些小朝廷的腐败堕落与明朝相比，却有增无减。《禹陵》《二月十日有事于先皇帝櫓宫》《桃叶歌》《哭顾推官咸正》等对于腐败的南明小朝廷的丑事一一进行揭露。作为一位志不仕清的前朝遗老，亭林对于清王朝统治的一些黑暗现象也进行了揭露和谴责：《寄次耕》《劳山歌》《少林寺》《赴东》《王家营》《常熟县耿侯橘水利书》诸诗用含蓄曲折的手法，隐晦地表达了满清入侵者掳掠洗劫而造成的凄凉景象；《督元》《送程工部葬》《汾州祭吴炎、潘柟章二节士》《闻湖州史狱》诸诗又对清初的“圈地”政策与文字狱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关心国计民生的同时，亭林对明王朝也时时萦绕心头，创作了不少追忆故国旧君的诗篇，表达了自己恢复故国的雄心壮志：《元日》云：“小臣亦何思，思我皇祖仁”；《十九年元旦》云：“更忆尧封千万里，普天今日望王官”；《申包胥乞师》云：“秦车今已出，誓死必存荆”；《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云：“路远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亭林诗中的有些作品赞颂了抗清战争中涌现的民族英雄和誓死不仕清朝的遗民节士，批判了变节投降的民族败类。《京口即事》《感事》《帝京篇》写史可法，《哭顾推官》写顾咸正，《哭陈太仆子龙》写陈子龙，《哭杨廷枢主事》写杨维桢，均突出这些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赠林处士古度》《赠万举人寿祺》《赠路舍人泽溥》《赠傅处士》《太原赠王高士锡闾》《燕中赠钱秉铎编修》《哭归高士》等，均表达诗人对这些遗民节士的钦敬之情。其中《哭归高士》之一云：“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厉。中年共墨衰，出入三江汭。悲深宗社墟，勇划澄清计。不获骋良图，斯人竟云逝。”诗人异常悲伤地回忆了二人的友谊，表达了对亡友的深切悼念。近代诗人金天翻云：“天翻于三百年

诗人,服膺亭林、翁山,谓其歌有思,其哭有怀。”(《与郑苏勘先生论诗书》)正是针对亭林这类诗歌而言。亭林诗中与对牺牲者的悲悼、颂扬,对遗民节士的称赞相对立的一类题材,是对变节投降者的批判与鞭答:《淮东》讽刺刘泽清,而《淄川行》则借王莽时奸臣张伯松来写奴颜婢膝的孙之獬,诗云:“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孙之獬是明天启年间的进士,因取媚阉党而得待讲官位。清兵入关时,他又剃发迎降,升任兵部尚书,后因统治者内部倾轧,乞归乡里,农民起义爆发后,被支解处死。一个臭名昭著、灵魂卑污、毫无民族气节的败类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诗人感到无比快慰,因而,全诗写得轻松幽默,讽刺之意宛然可见。

亭林诗中还有大量咏史、咏物,抒发怀抱之作,这些诗歌大多是诗人“弃家北游”期间创作的。抗清战斗失败以后,顾炎武先是纵迹江南、流转江湖,后来又 to 北方广大地区考览山川,数十年间,留下了大量纪历之作。如《居庸关》《莱州》《济南》《石射堞山》《登岱》《山海关》《潼关》《华山》《长安》《嵩山》诸作,不仅可见诗人之行踪,而且充满了诗人对祖国河山和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亭林的咏史怀古诗,多歌颂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和忠臣义士,总结历史兴亡的经验,并借古鉴今:如《大汉行》咏光武帝中兴汉业,《义士行》感叹当世无程婴、公孙杵臼这样的忠臣义士,《拟唐人五言八韵》分别咏申包胥乞师、高渐离击筑、班超投笔从戎、诸葛亮渡泸、祖逖闻鸡起舞、陶渊明弃官归里,《子房》咏张良。亭林的咏物抒怀之作,如《精卫》《赋得秋鹰》《赋得秋柳》《赋得老鹤万里心用心字》《颜神山中见橘》《赋得桔槔》《一雁》《瓠》《赋得檐下雀》《赋得越鸟巢南枝》等,多托物寄兴、咏怀自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诗人的高尚志节与爱国情怀。《颜神山中见橘》写道:“黄苍绿叶似荆南,立雪凌霜性自甘。但得灵均长结伴,颜神山下即江潭。”这首诗显然是吸取《橘颂》的精神,以爱国诗人屈原自况,表示自己坚强不屈的忠贞性格。除咏史、咏物以抒怀之外,诗人有时还直吐其情,《偶来》《春半》《丈夫》《流转》《春雨》《自笑》《旅中》《岁暮》

《关中杂诗》等均为直抒怀抱之作。这些作品,往往能使内情与外景融会化合,形成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

四

亭林大部分诗作所写的人物和生活多与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密切联系,兴亡大事,历历在目,宛如明末清初的一部历史,颇具史的价值,被誉为“诗史”。其诗表现了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但是,它毕竟是诗而不是史,尽管它具有史的真实,却不是教科书或押韵文献,它具有本身不容忽视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顾炎武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也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创造性地运用了一些新的手法,在选材和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有突破前人之处。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选材方面,显示了诗人的良苦用心和敏锐观察力。顾炎武绝非唯题材论者,但他也不是那种漫无边际、随兴而发的诗人。他匠心独具,往往能高屋建瓴,使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诗作统摄在同一主题之下。顾诗中有即事抒怀、即景言志的,也有咏史赋物、友朋赠答和悼亡之作,但是,无论哪一类题材的作品,都是以抗清复明的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在亭林诗中,写得最多的要算咏史赋物和友朋赠答之作。以咏史诗而言,诗人选取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都能认真考虑是否能借以抒发自己亡国之痛和恢复之志的问题。晋代北伐中原的祖逖(《祖豫州闻鸡》)、帮助刘邦建立汉朝的张良(《子房》)、乞师复楚的申包胥(《申包胥乞师》)之所以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就因为他们均为复国志士,他们与诗人的心灵是沟通的。而这些史事大都与明末清初发生的事件相仿,诗人追述它们,完全是影射现实生活,借古以鉴今。

第二,亭林诗在艺术风格上深得杜诗沉郁深厚之旨,但又不囿于杜诗;在语言上追求形式美,典雅凝重,与“七子”诗有相同之处,但又能超越“七子”。亭林诗以沉痛之思运苍劲之气,笔力雄厚凝重,感情真挚凄切,具有自己沉雄悲壮的独特风格。

由于所处时代和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所接受思想传统的相似,顾炎武诗歌的思想内容,特别是艺术风格与杜甫极为相近。这一点,前人已经指出来了。比如为顾诗做过笺注的徐嘉曾经说过:“先生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抚时感事诸作,实为一代诗史,钟美少陵。”(《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凡例》)黄节在《亭林生日诗》中也写道:“哀心词见浣花堂”。邱炜萋评道:“屈(大均)、顾二公,诗学皆从杜出,其一种悲凉肮脏之意,早已相视而莫逆矣。”(《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一)杨钟羲也说:“亭林五律直接少陵,其得于诗之本者同也。”(《雪桥诗话续集》)这些评论说明,顾诗与杜诗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反映时代风貌、表现爱国思想和人民疾苦的共同精神,而且在艺术上都表现出一种沉郁的风格。被林昌彝评为“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射鹰楼诗话》)的《海上》七律四首最能代表顾炎武的诗风。其中的第四首写道:“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埋轮拗镞周千亩,蔓草枯杨汉二京。今日大梁非旧国,夷门愁杀老侯嬴。”诗中既写出了国亡家破之后的惨淡景象,又道出了心怀恢复之志的人们无从救国的感慨。张维屏在读了这首诗后说:“真气喷溢于字句间,盖得杜之神,而非袭其貌者所可比也。”(《国朝诗人征略·听松庐诗话》)他不仅点明了顾诗沉郁雄浑的气势,而且指出了顾诗“爱国忧民”的真气,找到了顾诗与杜诗的相同之处,这是符合实际的。我们知道,杜诗的沉郁顿挫是诗人艰苦潦倒的生活经历,忧愤抑郁的思想性格以及万方多难的时代和宏博精深的艺术修养等各种因素的统一。而顾炎武的时代虽然与杜甫的动乱时代相似,但毕竟有不同之处。杜甫的时代虽然战乱频仍,但究竟没有失去国家;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不但发生了战乱,而且失去了国家、沦亡了民族。因而,顾炎武的悲愤比杜甫要更深一层。所以,顾诗除了具有杜诗的沉郁之外,还带着一种苍凉雅健之音,一股慷慨悲壮之气。这就使顾诗形成了一种既同于杜又别于杜的“沉雄悲壮”的诗风。

顾诗在风格上不仅有杜甫的沉郁顿挫之势,还有“后七子”的格